

七绝诗论
七绝诗话
合编

邵祖平 著



華齡出版社

七绝诗论 七绝诗话

合编

邵祖平 著

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成志 贾理智

封面设计：刘苗苗

责任印制：李浩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绝诗论·七绝诗话合编/邵祖平著. —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
2009. 12

ISBN 978-7-80178-697-5

I. 七… II. 邵… III. 古典诗歌—文学研究—中国
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5989 号

书 名：七绝诗论 七绝诗话合编

作 者：邵祖平 著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印 刷：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660×980 1/16 印 张：10.25

字 数：110 千字 印 数：1~3 000 册

定 价：22.00 元

地 址：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：100009

电 话：84044445 (发行部) 传真：84039173

章太炎首封邵祖平的信

障秋兵兄以下前得觀人街謂作者是四五十
 歲人此得手書及作風接詩乃知甫及壯年神
 駿之姿無限意歷胸中士壘素未絕即何以中素
 學飽之時而有傑士如是下者也汪殿馬康賓來及
 吾門已謂奇士少雙今更知有是下是氣城中後起
 猶甚市人宜敢原謂為楚眼縮手以詩也 以下詩
 出入唐宋得于天授與僕輩甫咀漢晉者稍異今
 曰正兵須論流派祖梁摘袖同可于口斯得去猶
 望呈下滴濡不家得其芳英他日以立忘立言自
 任不終為詩人而已來書感於時事謂但前得斷
 頭將軍控項書生始終不屈却于佳者以僕觀之雖
 項書生成可布斷頭將軍昨今世所敢歎也然不在
 其位者亦不須以望山自擬今日正當輔存絕學振起
 禮法如京不全華語冬明末季林船山之流使人道
 不美乎牛馬斯蓋士人所當有往學校之弊禍漢學
 內漢無備意有名者猶帶思所匡救況方四幅裂而
 可不思其及耶僕老去願 以下輩無忘斯言耳臨
 紙惻愴 弟所云即問起居安穩 章伯璣頓首

九月三十日

培風樓詩存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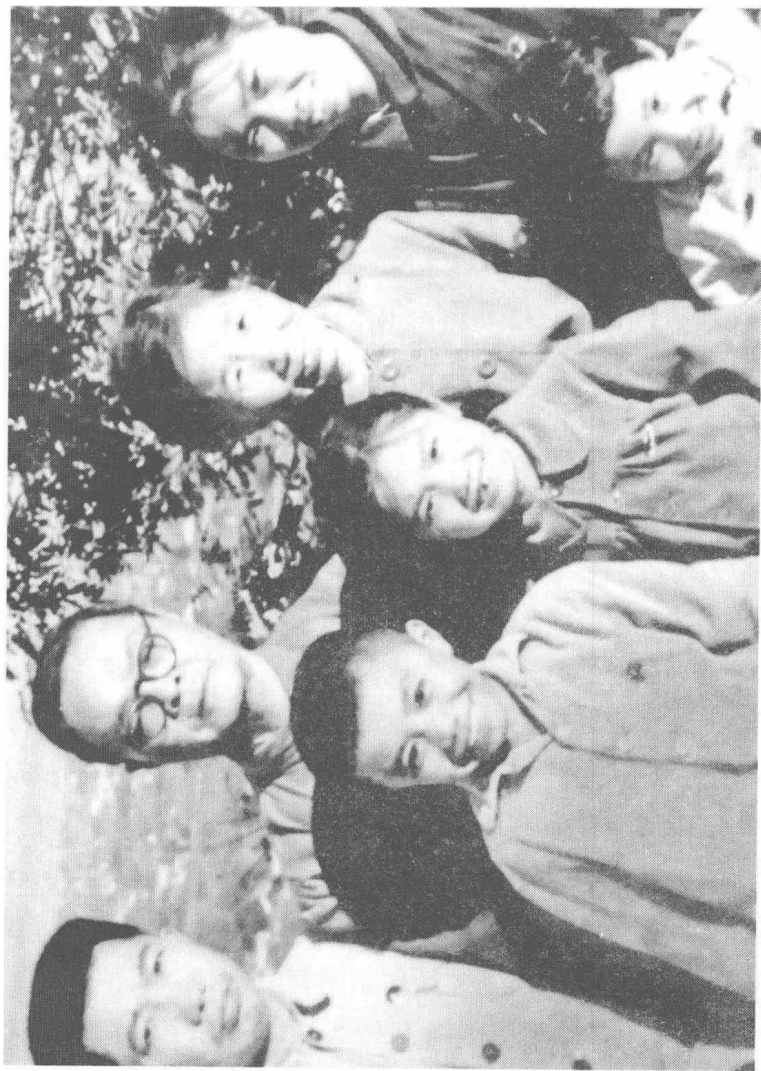
自宋人祖山谷標為西江派流節頗盛然吾鄉人
實罕與其選元明以降矯而嫉之寔衰矣入
國朝最以詩名頭者有蔣心餘吳蘭雪復有高
陶堂皆於西江派不相入也近歲客寄江海間及
歲時上冢西山過南昌所遺鄉里英俊少年上
下輩則類多偏嗜山谷致其體殫竭才思角
出新穎竊退而誌異殆西江派中興復振之時
乎最後居金陵得接邵君潭秋年尤少吟尤
苦其詩冥搜孤造艱嶮與衍意欲而力橫雖
取途不盡依山谷而句法所出頗本之即謂之
仍張西江派之幟可也嗟乎余泰之山谷同里用
寢寐相依不願欲露馥餘唾強附西江派之末顧
巧質韻整所蓄與所觸乖歧隔絕貌繁掇皮
毛之無從猥自暴其醜耳天道後起者勝今讀
潭秋詩信有不誣者老夫苟託世不即死當懸
眼縮手益待究其詩境灌輸百學出入變化之
所就矣己巳秋七月散原老人陳三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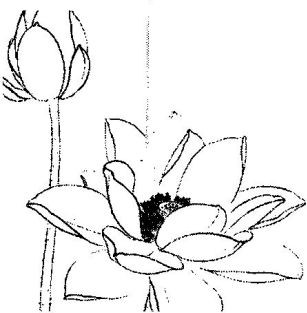
自序

七言绝句，托始于《国风》，导源于《乐府》，其体虽晚出，而常与《国风》、《乐府》相沟通。自唐迄今千数百年，为之者众，好之者弥笃，岂不以其善言情而易合于乐乎？七言四句之诗，不丰不杀，不斂不侈，最合于诗人之陶写。《国风》中上下句，去其语辞观之，可得无数佳绝句。《楚辞》中则竟有“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云旗，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”之七言四句矣。至鲍照，骆宾王，王泠然、李峤诸人之七言乐章及歌行，则往往在其起讫之四句中，自成一首绝句。当时虽不名为绝句，其神固相似也。祖平不敏，于文学体例，每好为深沉之思，自比不贤识小之列。曩年教授渝郊中央大学，尝于七绝之来源、生成及其作法、说解，撰为《通论》一编，以自忘其侘傺。友人顾颉刚先生见而喜之，为刊于《文史》杂志中。洎于成都客授中，复成《七绝诗话》一编。三十二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成都分社出版。书出不半载，即告售罄。华西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沈祖棻女史，且以是二编开文学专题研究课程于其校。足见海内吟人学者嗜此编者多矣。兹复应中国文化服务社成都分社经理章映槐君之请，将《诗论》、《诗话》合编为一，且于原稿续有增改，以蕲符于合则两美之意。至于优游浸渍之深，趣味无穷，读者当与作者共之，是则作者芹曝之微意也夫！

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冬至后三日邵祖平自序于国立四川大学



作者夫妇最后合影
1967年秋与女儿嘉榆一家吴山留影



目 录

七绝诗论	1
导言三则	2
一、七绝之正名	6
二、七绝之缘起及其成立之推测	8
三、七绝体裁之分析	11
四、七绝诗盛行之由来	15
五、历代七绝之风格	18
六、七绝诗品示例	23
七、七绝作品分类	29
八、七绝之作法	39
九、七绝之解法	51
七绝诗话	55
一、辨体	56
二、作法	62
三、评论	68
四、说解	86
五、本事	95
六、附存	122

七
绝
诗
论

导言三则

魏叔子论文，主唐、虞至于两汉，文章与世运递降，魏、晋以迄近代，文章不与世运递降。以为三代之文不如唐、虞，秦、汉之文不如三代，盖日降而无升也。韩愈，李翱诸人崛起八代之后，欧、苏诸人屹起六代之后，李忠定之奏议，卓然高出陆宣公，王化成之文章，非许衡、虞集诸人所可望，盖虽有降而复有升也。予谓诗道亦然。《离骚》之怨抑自贤，不及《国风》之温厚和平矣。两汉之浑朴平实，亦非《离骚》悱恻芬芳之可拟议。此诗道视世运为递降之说也。六朝之绮丽浮华，而李、杜以高逸雄浑矫之，五代之淫哇堆砌，而欧、梅以疏散清空矫之，皆远胜于前代。此诗道降而复升之说也。然究其所以升降之故，则文质得其中者常升，文质偏胜者恒降，文质并亏者最为卑下。《国风》文质彬彬，上也。《离骚》有《国风》之文而无其质，故稍逊焉。两汉质不能过《离骚》，而文亦莫及，故又逊焉。六朝质漓，徒有虚文，所以不及唐之文而能质也。五代文质并耗，所以不及宋之质而能文也。此历代文质迭尚与诗运进退之实际情形也。惟七言绝句一体，反复咏叹之致通于《国风》，掩抑哀怨之趣符于《离骚》，远绍《乐府》，近启民歌，文质任尚而异曲同工，咸臻厥美，则光景常新，本无升降之诗体也。

诗有风人之诗焉，诗家之诗焉。风人之诗者，兴象融怡，俯仰之间自然流露之谓也。诗家之诗者，组炼精深，语不惊人，不肯罢休之谓也。《毛诗三百》、《乐府》、《古诗》，风人之诗



也。建安诸子、沈、宋、岑、杜，诗家之诗也。诗中之体制亦然。歌谣曲谚者，风人之诗也。篇引律排者，诗家之诗也。七绝虽隶属律诗（七绝又名小律诗），为近体之一种。然其神远绍《国风》，其体直接歌行，能以今情通古意，常散行而不骈拘，字句有一定而兴象至无穷，可谓诗体之特有。虽不为《国风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乐府》、《古诗》，而常常似《国风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乐府》、《古诗》，其神同揆也。故于近体中独可视为风人之诗，非如七律之属对精切，思力深邃之徒为诗家诗也。李白，千古风人之巨擘也。杜甫，千古诗家之宗匠也。故李好赋七绝，而杜好赋七律，杜之律李不能为，李之绝杜亦不能为也。诗运有升降，升降在得才与不得才。开、宝之七律，得杜之才以兴。开、宝之后，才之钟毓殆不及前，故杜律雄浑精深，独绝千古。晚唐李商隐略得其句调，北宋黄庭坚获师其拗体，金源元好问、李汾中州杰出之后，杜律之气焰殆全熄矣。顾一按七绝之局势则大不然，李太白之后，复得李益、韩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王建、张祜、徐凝、唐彦谦、杜牧、韩偓、王安石、苏轼、秦观、杨万里、陆游、姜夔、吴惟信、张良臣、刘昂、范梈、揭傒斯、杨维禎、倪瓚、傅若金、高启、袁凯、李东阳、徐祜卿、汤显祖、徐渭、谢榛、王世贞、吴伟业、屈大均、王士禎、厉鹗、吴騫、吴嵩梁、龚自珍、黄遵宪等以持之勿坠。诸人虽成就略有差异，然皆可无大惭于太白，不愧为风人之诗也。故七绝者，风人之诗。诗人无时而不生，无地而不钟，则七绝虽视为永无成亏长存于天地间之诗体，亦无可矣。

诗有贵族之诗、平民之诗之别。贵族之诗，所谓雅诗也。平民之诗，所谓风诗也。郑樵云：“出于朝廷士大夫，其言纯厚典则，其体抑扬顿挫，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能道者，故曰雅。出于风土，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，其意虽远，其言

浅近重复，故谓之风。”朱熹云：“雅者燕享朝会公卿大夫之作，风者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。”两两对立，则知所谓贵族之诗者，有韵之政论，具深邃之理智，而以教人为职志也；所谓平民之诗者，男女之情思，与夫饥者歌其食、劳者歌其事之务以情绪感人者也。《小雅·正月·巷伯》，周大夫及寺人孟子所作，并以刺政治之得失，而其言曰：“维号斯言，有伦有脊，寺人孟子，作为此诗，凡百君子，敬而听之。”则几于教诲矣。《邶风·凯风》，孝子自责以感母心之诗，惟曰：“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，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”旄丘黎臣劝君勿望救于卫之词，而曰：“何其处也，必有与也，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。”何其言之婉而善感人耶！至《豳风·东山》一诗，传为周公所制，其设想征夫之劳，征妇之思，与夫风雨之侵袭，饥渴之困顿，殆不愧为《三百篇》中第一首风诗，盖真能通乎男女饥渴劳苦之情者。下此，《十九首》、汉魏乐府、阮陶诸公之诗，往往得风人之意。李、杜大家，有时得，有时不得。及宋之苏、黄诸公，学博才广，议论宏恣，于是所作之诗不务感人而务胜人，外揭诗教之名，而内去温柔敦厚之旨甚远，此其失颇见于五七言各体。幸赖尚有七言绝句一体，流连景物，抒写情致，足延风诗之一脉，否则诗道之亡，扫地以尽矣。“此生定向江湖老，默数淮中十往来”，“惆怅西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”，“遗民几度垂垂老，游女长歌缓缓归”，“端正楼空春昼永，小桃犹学淡燕支”，“我自只如常日醉，满川风月替人愁”，“海角逢春知几度，卧游到处总伤神”，庶几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，丽而能则，与其它诸体之矜才炫学、叫嚣使气者，不可同年而语也。七言绝句合于风人之意者，唐，宋以来甚多，则如王翰之“不知湖上菱歌女，几个春舟在若耶”，即“春日迟迟，采繁祁祁”意也；白居易之“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倚熏笼坐到明”，即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”意也；柳宗元



之“春风无限潇湘意，欲采萍花不自由”，即“嗟我怀人，寔彼周行”意也；朱庆馀之“含情欲说宫中事，鹦鹉前头不敢言”，即“我闻有命，不敢以告人”意也；杜秋娘之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，即“汝有钟鼓，勿鼓勿考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”意也；李商隐之“水精如意玉连环，下蔡城危莫破颜。红绽樱桃含白雪，断肠声里唱阳关”，即“齿如瓠犀，巧笑倩兮”意也；王安石之“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待归迟”，直有“二南”兴象；视李昉之“一院有花春昼永，八方无事诏书稀”，尤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则以彼为七律之一联本之《雅》，此为七绝之对结语根于《风》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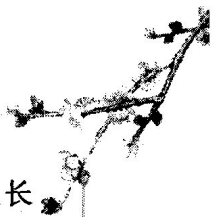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七绝之正名

绝句之名，诗家论之不一。有云：“二句一联，四句一联，四句之诗即谓绝句。”此吴乔之说也。有云：“绝句者，一句一绝，起于‘春水满四泽，夏云多奇峰，秋月扬明辉，冬岭秀孤松’之四时咏。”此杨惲之说也。有云：“绝句者，截句也，或前对，或后对，或前后皆对，或前后皆不对，总是截律之四句。”此范梈之说也。三家之说，杨说合自为之证甚可成立。吴说加以疏凿，亦令人足信。惟范说沿袭古人之误，曾无思考，遗害七绝诗体甚大。今分论以明之。

杨慎之说合其自为之证甚可成立者。杨云：七绝始于四时咏。其自为之证曰：“杜诗‘两个黄鹂鸣翠柳’实祖之。王维诗‘柳条拂地不忍折，松柏捎云从更长。藤花欲暗藏獐子，柏叶初齐养麝香。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：‘夜凉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。棋罢不知人换世，酒阑无奈客思家。’皆此体也。”愚按杨氏一句一绝之旨，即一句一意各自为主句之谓也。故每句意义与上下句毫不相涉，即偶有重复亦不为病，如王维诗“松柏捎云从更长”“柏叶初齐养麝香”两言柏，六一翁诗“路暗迷人百种花”“棋罢不知人换世”两言人，均无害其为一句一绝也。以此衡宋人黄庶父子《后山简斋七绝诗》，多有合者。

吴乔之说不甚明白。四句一绝者，句绝意不绝，如无名氏古绝句见于《玉台新咏》者，其一云：“藁砧今何在？山上复有山。何当大刀头，破镜飞上天。”其二云：“日暮秋云阴，江





水清且深。何用通音信，莲花玳瑁簪。”其三云：“兔丝从长风，根茎无断绝。无情尚不离，有情安可别。”其四云：“南山一桂树，上有双鸳鸯。千年长交颈，欢庆不相忘。”四诗除第一首作隐语望夫归还外，余皆玲珑透澈。四句一意，所谓句绝意不绝也。至两句一联之联，《玉台新咏》除所录二人联吟之诗体外，确有联句诗一体，诗为梁武帝所作，辞云：“倾城非人美，十载难重逢。虽怀轩中意，愧无鬓发容。”但不见与绝句有何别。惟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云：“五言绝句有平铺两联者，亦阴铿，何逊古诗之支裔。七言绝句有对偶如‘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’，亦流动不羁。”吴乔二句一联之说，或系指此，则董文焕《声调图说》所谓之律绝句也。四句之诗即谓绝句之说，准之古昔七言绝句，和乐皆五句，其以平仄相间，惟作四句者，乃始于汤惠休《秋思行》耳。晋、宋《子夜》，《读曲》、《华山畿》，多有三句五句成一首者，皆和乐之理。后世绝句合四句而成，则以诗必和声，独句不能为联，独联不能为韵故也。

范梈之说，何以为害七绝诗体甚大者？范氏认绝句成立在律诗之后，故有截前、截后、截首尾、截颌腹之喻。不知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，七言绝句自七言歌行及乐府、民歌来。绝诗本在律诗之先，律诗当从绝诗扩充而成，何有绝诗截取律诗之理？自有此说，人乃敢以半律讥杜工部绝句。后世斗方名士，且自满于七律诗人，岂知七绝诗在盛唐时，王昌龄赖之拥“诗天子”之尊号，开圻万里，南面称孤哉？故七绝不欲正名则已，如欲正名，必自绝句之不为截句始。

二、七绝之缘起及其成立之推测

七绝之缘起，有主自乐府、七言歌行蜕变而来者，高棅、王夫之、吴乔等所倡说者也。愚以民歌（或曰歌谣）亦其始型之一。谨附诸公之后而详论之。

高棅《唐诗品汇》云：“《挟瑟歌》、《乌栖曲》、《怨歌行》为绝句之祖。”《挟瑟歌》魏收所作，其辞曰：“春风宛转入曲房，兼送小苑百花香。白马金鞍去未返，红妆玉箸下成行。”《乌栖曲》梁简文帝作，其辞云：“芙蓉作船丝作舫，北斗横天月将落。采莲渡头碍黄河，郎今欲渡畏风波。”、“织成屏风金屈膝，朱唇玉面灯前出。相看气息望君怜，谁能含羞不自前。”《怨歌行》为五绝之祖，今不论。北周庾子山有近绝体诗，殊不谐畅。隋末无名氏诗云：“杨柳青青著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？”上诗四首，自南北朝至隋乐府，为绝句诗托始之作。递及唐代奄有海内，声乐灿备，乐府小诗，因以极盛。于时武后僭位，曾幸洛阳男子，喜其壮硕，改元“如意”，及洛阳男子淫瘵至死，武后乃为诗以悼之，播于乐府，名曰《如意娘》，其辞云“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支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。”此诗声调匀美，情意可掬。盖七言绝句，已由《乐府》蜕变完成矣。

主由七言歌行蜕变为七绝者，王夫之有“七言绝句自歌行来”一语。继起阐明者，吴乔是也，乔之言曰：“七绝与七古可相收放，如骆宾王《帝京篇》、李峤《汾阴行》、王泠然《河



边枯柳》，本意在末四句，前文乃铺叙，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绝。”愚按《帝京篇》末四句乃改用五言作结，吴乔一时误也，宜举《畴昔篇》之末四句：“舜泽尧曦方有极，谗言巧佞悦无穷。谁能跼蹐依三辅，会就商山访四翁。”至《汾阴行》之末四句：“山川满目泪沾衣，富贵荣华能几时？不见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飞。”七言歌行全篇本意皆末四句，诚如吴乔所论，所谓一篇之警策者也。钱箴石善论诗，论七言歌行结处，有一声声唱出之喻，《汾阴行》结处四句，真有一声声唱出之妙。清溪九曲，尽化一烟，大海千波，远成一碧。文学似之，乃为一首浑逸飞洒之古绝句矣。

董文涣论七绝，谓“六朝歌谣，往往有之”，惜无例以为发明。愚思《水经注》有《巴东渔歌》，虽二章，章二句，然神情紧接，恰似一首转韵古绝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啼三声泪沾裳。巴东三峡猿鸣悲，猿鸣三声泪沾衣。”渔歌之外，请举棹歌二首以示其蜕变之迹焉，宋人《杨诚斋集》云：“晚发丹阳馆，五更至丹阳县，人与牵夫终夕有声，盖吟讴啸谑以相其劳者，辞亦略可辨，有云：‘张哥哥，李哥哥，大家著力一齐拖；一休休，二休休，月子弯弯照几州。’”及至明代，此种棹歌已变成一首古绝句，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中《吴中棹歌》条：“月子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几人夫妇同罗帐，几人飘流在他州。”现代民俗学者于此棹歌极为重视，吾友钟敬文见告，此歌据最近采集者报告，第四句已谐协普通绝诗矣：“月子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几人夫妇同罗帐，几个飘零在外头。”

就此三方面观察，七言绝句，确有因乐府、七言歌行、民歌而产生之事实，惟不能断定受何方面影响为多，更指不出何者为第一首七绝诗耳。更有宜知者，唐人以七绝诗为其乐府，自必先有其乐而后以绝诗合之。七绝有乐，乃符声教，宫闱所